

# 目錄

## 《六祖壇經》導讀

行由品第一	〇一九
般若品第二	〇八一
疑問品第三	一二九
定慧品第四	一五五
坐禪品第五	一七三
懺悔品第六	一八一
機緣品第七	二一五
頓漸品第八	二八五
護法品第九	三一五

付囑品第十

三二七

附錄

參考資料

三七八

名詞索引

三七九

## 《六祖壇經》導讀

淨因法師

佛教經典分為經、律、論三藏。弟子們將佛陀一生的言行錄收集整理成「經藏」，將佛陀制訂的戒條收集整理成「律藏」，將弟子們對佛陀教法闡釋的著作收集整理成「論藏」。換而言之，只有佛陀親口宣說的教法，才能被尊為「經」。唯一的例外則是六祖惠能（一作慧能）的言行錄，被弟子們收集整理成冊，以「經」冠名為《六祖壇經》。千百年來人們不但毫無異議，而且以讀《六祖壇經》為人生一大樂事，「人生最大幸福事，夜半挑燈讀壇經。」《六祖壇經》是禪門的根本寶典，其中「見性成佛」的思想是促使佛教中國化的基石；「心性」學說對宋明兩代理學家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內容影響巨大；通俗易懂的宣教方式使《六祖壇經》成為中國第一部白話文學作品。西方人瓦茨氏（Alan Watts）因而將《六祖壇經》看成是「東方精神文學的最偉大傑作」，而近代國學大師錢穆將之與《論語》、《孟子》等書並列，《六祖壇經》成為探索中國文化的必讀經典之一。

## 一、《六祖壇經》的作者

惠能（638—713），祖籍範陽（今河北涿州），隨父流放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三歲時父親去世，他又隨母親移居南海（今屬廣東佛山一帶），因家境貧寒，只能靠賣柴維持生計，無緣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悟性極高。惠能二十二歲時，有一次賣完柴，無意中聽人誦《金剛經》而心有所悟，成為他的求道因緣，以「佛性本無南北」之語吸引五祖弘忍的注意力，以「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偈語，得五祖印可。後來，五祖又專門為他解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大徹大悟，秘得五祖衣鉢，為自己的求法時期劃上圓滿的句號。

「迷時師度，悟了自度。」二十四歲的惠能離開五祖弘忍，開始長達十五年的自性自悟期，因被惡人追逐，受盡磨難，命如懸絲，不得不避難於四會、懷集一帶，隱藏於獵人之間。逆境成為磨練惠能的最高學府，最終他達到了「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之境界。

惠能三十九歲那年（676），自思弘法因緣成熟，走出深山，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一句「仁者心動」，一鳴驚人，連名噪一時的印宗大和尚都心甘情願地拜這位「俗人」為師，然後才為自己的俗人師父落髮為僧。此中隱含「依法不依人」之深意！

惠能四十歲時來到曹溪寶林寺（今韶關南華寺），在大梵寺設壇講經說法，開始了他三十七



六祖砍竹圖

年的弘法生涯。他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教學風格，闡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心性學說，成為印度佛教全面中國化的標誌，更對中國哲學與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惠能七十六歲時（713）在新州國恩寺去世，唐憲宗賜號「大鑒禪師」，柳州刺史柳宗元撰《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碑並序》，劉禹錫撰《曹溪大師第二碑》。由此可見，惠能在唐朝時便被文人雅士所敬仰。惠能圓寂後，其真身不壞，被運回曹溪寶林寺供奉，至今還保存在南華寺，供奉在六祖殿中。

## 二、《六祖壇經》的版本與注疏

惠能如同佛陀、孔子在世時一樣，其言行錄尚未被整理成書流通。惠能去世後，法海、法達、智常、志徹、神會等數以千計的弟子在傳播惠能頓悟教法的同时，形成各自的家風，並逐步將惠能的教法整理成書。《六祖壇經》也許從一開始就有多種版本同時流通。宗寶於1291年在編輯《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的跋文中指出，「余初入道，在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T48.364c13）這一史料說明，至少在元代，多種《六祖壇經》版本仍然

同時流通。學者研究的成果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推論。柳田聖山在《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一書中收集了中日兩國十一個不同版本的《六祖壇經》，石井修道認為有十四種之多，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中歸納出二十種版本，而楊曾文更是列出近三十種不同的版本。在眾多的版本中，綜合田中良昭、郭朋、王月清和洪修平等學者的研究成果，真正獨立的《六祖壇經》本子至少有四種：（1）唐代「敦煌本」（法海本，敦煌寫本）——《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T48.337a.345b），約一萬兩千字，由唐法海集記。

（2）晚唐「惠昕本」（宋本，興聖寺本）——《六祖壇經》，約一萬四千字，由晚唐惠昕改編（967）。（3）北宋「契嵩本」（曹溪原本，明藏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約兩萬一千字，由宋朝契嵩改編（1056）。（4）元代的「宗寶本」（流通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T48.345b-365a），約兩萬一千字，由元朝宗寶改編（1291）。

學者們普遍認為，以上現存的各種《六祖壇經》版本起源於同一個母本——「敦煌本」，因而把各版本中不同於敦煌寫本的眾多差異看成是傳抄訛誤、修訂與補充，甚至有篡改的結果，致使一萬兩千字的「敦煌本」擴充到兩萬四千字的「宗寶本」。事實並非如此。以編輯於967年的「惠昕本」為例，惠昕在《六祖壇經序》說，「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由此可見，惠昕在編輯《六祖壇經》時，對其內容不是擴充，而是簡化。內容較少的「敦煌本」確實是現存最早的本子，但並不一



「旅博本」敦煌寫本《六祖壇經》



定就是最古老的版本。北宋時所修《新唐書·藝文志》（卷五九）有一段記錄，「僧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李富華以此推斷，最早的《六祖壇經》抄本可能就叫《六祖法寶記》，而帶有「壇經」二字的版本應是後來的抄本。

更重要的是，內容較多的「惠昕本」、「宗寶本」等較晚的版本，其內容之古樸未必就晚於較早的「敦煌本」。宗寶就是綜合當時三種不同的壇經古本而編輯成《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該本中「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一語常被人們用來作為宗寶篡改《六祖壇經》的鐵證。事實上，這句話不但不是由宗寶篡改而來，反而證明「宗寶本」保存了「敦煌本」遺漏的惠能有關淨土的重要開示，詳情見下文。「宗寶本」幾乎是明代以後唯一的流行本，具有品目齊整、語言流暢、通俗易懂、文學色彩濃、可讀性強等優點，故為本導讀所採用。

《六祖壇經》的注疏，歷來很多。比較重要的有契嵩的《法寶壇經贊》、天柱的《注法寶壇經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寶壇經節錄》、李贄的《六祖法寶壇經解》、恒璿的《法寶壇經要解》、益淳的《法寶壇經肯綮》五卷、青巒的《法寶壇經講義》一卷、丁福保的《六祖法寶壇經箋注》一冊、無著道忠的《六祖壇經生苔帝》三卷等。近年來流行的是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的郭朋的《壇經校釋》。

1 點校本《二十五史·新唐書·藝文志》第五冊，卷五九，P.1529。中華書局：2009。

### 三、《六祖壇經》的基本內容

無論哪一種版本的《六祖壇經》，都大致由三個方面的內容組成：（1）惠能自述生平。（2）惠能開壇授戒說六波羅蜜。（3）惠能一生以機鋒、三十六對等調教弟子及臨終囑咐等。依據印順考證，前兩個部分的內容大體上是惠能在大梵寺講法的實錄，應形成於惠能生前。第三部分內容是在惠能去世後，由弟子收集、整理而形成。《六祖壇經》內容博大而精深，深奧難明，令初學者望而卻步。賴永海對儒家和佛家的核心問題有精闢論述，為我們理解《六祖壇經》打開了一扇門，「儒家關於人的學問，通常稱之為人性理論；佛教關於佛的學說，則是作為整個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核心問題的佛性理論。」《六祖壇經》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以「佛性」回答人為什麼能成佛，以「悟性」回答成佛的途徑，以「心性」回答怎樣成佛。

#### （一）佛性——成佛的基因

《六祖壇經》首先要解的問題是，人為什麼能成佛，憑什麼能成佛？《百論》以沙中榨不出油來說明，人若無成佛的基因——佛性，便無佛可成，「譬如一一石女，不能有子；一一盲人，不能見色；一一沙，不能出油。多集亦不能。」（T30.175b22-24）由此觀之，佛性是關係

到一個人能否成佛的大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對佛性的討論，貫穿《六祖壇經》始終。惠能與五祖弘忍第一次見面時，兩人便就「獼獠」是否有佛性展開激烈辯論。十五年後，惠能第一次在廣州法性寺（即光孝寺）公開亮相時，印宗大和尚便迫不及待地向惠能請教：「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一闍提指十惡不赦之人，因八識田中沒有任何善種子，看似缺少成佛的基因，從邏輯層面來看，應該沒有成佛的可能。在北涼曇無讖（385—433）譯出《大般涅槃經》之前，這種觀點在佛教界已成定論。然而，《大般涅槃經》卻說，「一闍提等無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來有故，一闍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闍提等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T12.524b25）包括「一闍提」在內的所有眾生都有佛性。然而，人們仍有懷疑，爭論不休，印宗故有此問。

為了徹底化解印宗心中對佛性的疑問，惠能以空有不二的中道實相詮釋佛性的本質，即緣起的生滅，產生現象世界的萬事萬物，其本質是空、有不二的中道實相，「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惠能在回答武則天和唐中宗的內侍薛簡時，進一步將佛性與中道實相勾連在一起，「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對聖者而言，宇宙人生空有不二的實相就是佛性，常被稱為「實性」、「法性」、「實相」、「真如」、「法界」，是成佛的基因。

普通人雖然一時無法理解佛性之含義，一旦得到善知識的啟發，即使是「一闍提」的不善之人，總有一天會理解宇宙人生空無自性的中道實相，善心生起，成為生命的轉折點。就凡



廣州光孝寺內供奉惠能髮舍利的瘞髮塔

夫而言，人心中蘊藏著領悟諸法實相的潛能，這就是普通人的佛性，如同尚在母體中的胎兒一樣，總有一天會瓜熟蒂落，見性成佛。佛性因而被稱為「如來藏」、「藏識」、「本覺」、「自性」。凡夫經過苦修而見性成佛，此時，佛性又被稱為「解脫」、「涅槃」、「菩提」、「大圓鏡智」。儘管佛性有種種異名，本質卻並沒有什麼不同。《六祖壇經》中這種佛性論的思想直接繼承了《楞伽經》、《涅槃經》中「一切眾生皆有佛性」(T12.404c)的學說，幫助人們建立成佛的信心，邁向解脫的大門。

## (二) 悟性——成佛的種子

佛家的「佛性」與儒家所說的「禮、仁」、道家的「善」，幽微難明，無法用邏輯、語言文字來描述、傳授。道家因而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而佛家則有「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言，《六祖壇經》直截了當地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如何才能「見」到佛性，走上成佛之路呢？這正是整個《六祖壇經》所要回答的問題。如果把「佛性」看成是成佛的基因，那麼，悟性則是成佛的種子。如何才能引發佛性種子起作用呢？《六祖壇經》採取的主要手段是藉教悟宗，通過五祖弘忍與惠能、惠能與韶州刺史韋璩、武則天的內侍薛簡以及法海、法達、智通、智常、志道等弟子之間的一問一答式的方式，循循善誘，兼用逞機鋒、解公案和參話頭等禪門獨特的教育法，引導人們突破語言文字的局限性，超越習慣性思維和邏輯

思維，破除我執，覺悟空有不二的佛性基因，見性成佛。

《六祖壇經》中有關悟性的論述隨處可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頓悟與漸悟之爭。惠能指出：「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其意為，對症的藥方就是最適合法門，沒有頓漸、高下之分，而人在領悟同一法時，卻有快有慢，因此而有頓、漸之說。更重要的是，頓、漸並非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門，頓悟以漸悟為基礎，漸悟到一定程度才能發生頓悟，正如《妙法蓮華經文句》（簡稱《法華文句》）云：「漸頓者，修因證果，從體起用具有漸頓。今明起用，用漸為權，用頓為實。若非漸引無由入頓。從漸得實故稱歎方便。」（T34:38a）神秀「時時勤拂拭」的漸悟方法對初學者而言很適用，不應否定其作用；修到一定的程度，惠能的「本來無一物」之頓悟法門才能發揮其巨大的能量。正如錢鍾書在《思辨錄輯要》中說：「人性中皆有悟，必功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

### （三）心性——成佛的土壤

《六祖壇經》從抽象的「佛性」入手，說明眾生皆有佛性，是成佛的基因，悟性則是成佛的種子，最後惠能花費大量篇幅論述怎樣才能成佛。正如賴永海所說：「人們學佛的目的，就是要體證佛性，返歸本體。因此，在佛教學說中，作為抽象本體的『佛性』、『實相』，既是出發點，又是落腳點。」《六祖壇經》主張將悟性的種子種植在眾生的心田中，佛性種子才能生根發芽，

茁壯成長。見性成佛必須從自心入手。惠能因而說：「不識自心，學法無益。」如何才算識得自心？惠能說：「自性能生萬法。」心念可分為「妄念」與「正念」兩種。妄念令人起感造業而成凡人，正念使人悟入般若空性，見性成佛。凡、聖全在一念間。心迷時執著於身外之物，為其所累，這就是「心迷法華轉」的道理。人迷時需要大善知識開導。惠能因而說：「迷時師度。」一旦覺悟了，「悟時自度。」自性自度，自淨其意，人人皆可成佛性，是《六祖壇經》修道的最大特色，這把人生的解脫從佛性、真如、如如等抽象的哲學思辨拉回到現實人生。對「本心」的認識，成為惠能頓悟解脫法門的理論基點。

#### 四、《六祖壇經》的現代意義與普世價值

作為東方思想代表的孔子、老子與惠能的塑像，並立於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內，供世人瞻仰。這表明中華文化具有普世價值。《六祖壇經》中繼承與創新、自性自悟、知行合一、出世與入世、不執著和活在當下，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儘管惠能主張「不立文字」，但並非否定文字的功能，「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

更誤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事實上，惠能特別強調傳統的藉教悟宗的教育法，常引用佛經開示弟子：為無盡藏比丘尼（T48.349c21-28·T48.356c26-357a23），志道（T48.356c26-357b11）、志徹（T48.359a2-359b11）講解《涅槃經》、為達法說《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的簡稱），闡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之深意（T48.355b8-356d25），為智通釋《楞伽經》（T48.356a26-356b22），解答永嘉玄覺禪師學習《維摩經》時的疑惑（T48.357d29-358a9），為內侍薛簡闡述《淨名經》真諦（T48.359c13-360a16）。不僅如此，六祖還教誨達法，應是「心悟轉法華」，而不是「心迷法華轉」，今後便可繼續持誦《法華經》。達法「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T48.356a24-25）

與此同時，惠能並未墨守成規，死守經典，而是在講法時有所創新，對此岸、彼岸、坐禪、授戒、佛性等，都有自己獨到的解讀，尤其是對淨土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致使不少學者誤以為非惠能所說。《阿彌陀經》確實說過，「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T12.346c11-12）迷人以此為依據，堅信西方極樂世界是在十萬億國土外的西方。惠能則認為，這是心外求法，有違「道由心悟」的修道原則。惠能針對這一執著指出往生淨土的要訣，「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修學淨土應從自心入手，逐步去除心中的煩惱。煩惱減一分，淨清增一分，智慧長一分。等到心中十萬八千種煩惱盡除，清淨的心顯現，如實觀照宇宙、人生真相，隨緣而行，當下就是淨土。從這種意義上講，惠能的淨土觀是把人們從心外求法拉回



到內心悟道，以心中煩惱的數量決定一個人與西方極樂世界的距離，科學而形象，使人容易入手修行。這種方便教化眾生的方法，不但沒有否定淨土法門，反而為修淨土之人開啟了一扇切實可行的法門。惠能的這種創新精神與能力，對現代人仍具有巨大的借鑒作用。

其次，《六祖壇經》以「即心即佛」打破了人與佛之間的界限，說明佛在人間，佛在心中，「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眾生與佛的根本區別就是一念之間的迷與悟。《六祖壇經》以當下這一念巧妙地将《楞伽經》的「自性清淨」思想與般若經典中的空、有不二的「中道實相」結合在一起，以「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等教法，闡釋禪修的關鍵是當下一念的轉迷成悟。一切佛法都在人自心之中，佛也不例外，以此啟迪人們的自覺意識，增強世人自我解脫的自信。《六祖壇經》為身處紅塵身心疲憊的「俗人」，指出了一條自性自悟的精神解脫之路。

另外，《六祖壇經》多次強調修道要知行合一，「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對真如、自性、般若、實相、涅槃、菩提、法身、本性等名相，不少人越學習越有興趣，越研究越著迷，覺得佛法義理博大精深，妙不可言。其實，佛教的名相如同飯店中的菜單，只研讀而不用心體會，無法從中受益。「知」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知（學）的目的在於行（習），行是知的歸宿和落腳點，知行同一方近於道。只有做到了王陽明（1472—1528）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擁有般若智慧。這對今天迷戀各種書本知識與概念的人們仍有很大的

現實意義。

最重要的是，《六祖壇經》採用佛陀的分析法，說明世界萬物都是由五蘊、十二處和十八界（即三科）等元素組合而成，根本找不出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故執無所執；接著惠能又以三十六對說明煩惱與菩提，是與非、善與惡、成與敗等概念、名相皆相對而存在，以此否定人們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出沒即離兩邊」，「二法盡除」，中道實相顯現；最後，連空、清淨、佛果等概念皆不應執著，自性空中無一法可得，方能以無念、無相、無住的思維，隨緣而住，正念不斷，方能見性成佛。《六祖壇經》中這種隨緣不執著的教法對現代人仍有借鑒作用：在將我們的理想變成現實的操作過程中，應以因緣為我們進退的依據，因緣不成熟時莫「強求」，因緣成熟時應「爭取」，隨緣而行，不執一法，也不捨一法，才是生存、發展與成功之道。

最後，《六祖壇經》將修行落實於生活當下的每一念。五祖弘忍大師在湖北黃梅東禪寺開壇講學時，常有一千多人跟隨他專心參禪打坐。多年後，有些弟子疑惑不解地問五祖弘忍：「老師講《金剛經》時要求我們發菩提心，普度眾生，而實際上您每天讓我們參禪打坐，無法與社會接觸，哪有機會普度眾生？這是否有違大乘佛法利他的宗旨？」五祖弘忍指著深山中的參天大樹微笑道：「參天大樹只有在深山中才能長成，天長日久，才能成為棟樑之才；同樣，修行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靜修，心有所悟，才能更好地走入人間，教化眾生。」

五祖弘忍的話，明確指出了修行與生活的不二關係。學法、持戒、修定如同上培訓班，真

正的修行是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六祖惠能進一步指出：「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在日常生活中，若能學會專注於當下所做之事——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睡覺吃茶、一舉一動，學會「心專一境」，禪味自在其中。禪門的這種修行風格逐漸發展成為「農禪並重」的禪門家風，把挑水、劈柴、種地等都列為修行功課。而今流行的生活禪，更是強調修行沒有一定的固定形式，無論是行、住、坐、臥，還是工作、學習、旅遊，處處專注，時時無住生心，使禪修與生活打成一片，徹底打通出世與入世的壁壘，對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無疑具有意義。

《六祖壇經》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其深邃的哲學思辨、超然的思維方式早已滲透到宗教、哲學、道德、文學、音樂、建築、雕塑、壁畫、美術等諸文化領域，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寶庫，必將為推動文化發展繁榮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 行由品第一

### 本篇導讀——

一個家境貧寒的柴夫，卻成了萬世敬仰的宗師；一個劈柴舂米的下人，卻深得五祖弘忍的賞識，密傳衣鉢；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卻說出了一部影響全人類的智慧寶典——《六祖壇經》；一個剛離開獵人朋友的「俗人」，卻讓一代高僧印宗大和尚心甘情願地拜他為師；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農民，卻說出「道由心悟」的真知灼見。創造這些傳奇的主人翁就是六祖惠能。他在本品中為我們揭開一生的傳奇謎底。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 譯文

唐高宗儀鳳二年（677）春天，六祖大師從廣州法性寺來到曹溪南華山寶林寺（今韶關南華寺）。韶州刺史韋璩和他的部屬入寺，禮請六祖到城裏的大梵寺講堂演說佛法大義，廣開大眾進入佛門的因緣。六祖登座說法，聞法的人有韋刺史及隨行的三十多位官員、三十多位儒家學界領袖，還有一千多名出家比丘、比丘尼及在家信眾人，大家一齊向大師行禮致敬，希望聆聽大師演說佛法的精要。

#### 賞析與點評

《六祖壇經》是中國僧人撰寫的著作中唯一被冠以「經」的一部佛教典籍，它仿效佛經的格式，一開頭用簡略的序語，交代六祖說法的緣由、時間、地點、聽眾等必要條件。依據洪修平、孫亦平考證，惠能四十歲（677）時離開廣州法性寺，來到曹溪寶林寺，傳授明心見性的頓

教禪法。當時政界高官、學界領袖、僧俗信眾，都來聽六祖說法。可見當時惠能的威望之高，唐朝各界人士追求人生真理何其懇切！由此我們不難推斷，大唐之所以興盛，不僅是物質的豐裕，更是精神上的富足。

大師告眾曰：善知識！<sup>1</sup> 菩提<sup>2</sup> 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 注釋

- 1 善知識：能教世人遠離惡法修行善法的人。
- 2 菩提（Bodhi 的音譯）：意譯「覺」、「智」，是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的智慧。

#### 譯文

六祖惠能對眾人說：善知識！覺悟真理之心，人人本具，清淨無污染。我們只要

用好這顆覺心，就可以直接成佛。各位善知識！請先聽聽我求法得道的因緣和經歷！

### 賞析與點評

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也不刻。  
無一滴灰泥，無一點顏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  
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百千億。

——契此

佛陀菩提樹下成道時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如來智慧德相」就是人人本具的菩提自性，不需要人為的修飾，不雕不刻，不塑不裝，「體相本自然」；它如同純淨的水，清淨無染，如同明鏡，能映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若悟此道，只要運用人本有的這顆清淨心，明心見性，一悟便至佛地。所以，六祖惠能升座說法，開宗明義，點出《六祖壇經》的核心思想，覺悟菩提自性是成佛的基因，人人本具，成佛的快慢，取決於人在覺悟自性上如何下功夫。



六祖壇經

門八法 海等集

行由品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宅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室為眾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備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造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獻文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業文又早亡老母孤遺彩來

語錄鑽研搜討得意心竅竊喜壇經指點切近不勞

捉摸信口說出信手拈來彈指伸臂之頃悉與恆沙諸佛心源貫通無礙法王之翰廟業海之慈航也此見此經多屬翻刻或字畫譌舛或語句脫落半非完璧妄檢家藏古本付梓以廣流傳異日留意祖燈之侶一展卷庶幾曾溪本性廓呈面目畢見則真宗軌範或不致久而就湮歟昔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浴佛日

長白秋谷居士慧成沐手謹撰



禪宗寶典《六祖壇經》

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 譯文

我的父親，原籍范陽（今河北省涿州市），後來被降職流放到嶺南，才成了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的百姓。我自幼很不幸，父親很早就離開人世，留下孤兒寡母，移居到南海（今屬廣東佛山一帶）。由於家境貧寒，我每天只靠賣柴來維持生計，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 賞析與點評

惠能因三歲喪父，很早就承擔起了支撐家庭的重擔，他以砍柴為生，侍奉老母，可見他是一個孝敬母親的孩子，暗合《六祖壇經》受中國孝道文化的影響，成為該經在中國流行的文化基礎。更重要的是，惠能因家貧而以賣柴為生，說明他自幼不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了目不識丁的樵夫。惠能以此現身說法，闡釋禪學的核心要義：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悟性高低，與學問水平並不一定成正比。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sup>1</sup>。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

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

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sup>2</sup>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

#### 注釋

1 開悟：開啟人本有的智慧。

2 東禪寺：位於湖北黃梅縣西南，為禪宗五祖弘忍的道場。

#### 譯文

一天，有一位客人買柴，囑咐我把柴送到客店去。客人把柴收下後，我得了錢退出門外時，就見到一位客人正在讀誦佛經。我一聽那位客人所誦的經文，心裏頓時豁然開朗，於是問那位客人：請問您誦念的是什麼經？

客人說：《金剛經》。

我再問他：您從哪裏來？如何才能得到這部經典？

客人說：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那是五祖弘忍大師住持教化的道場，門下弟子達一千多人。我就去東禪寺拜五祖弘忍為師，聽聞領授了這部佛經。弘忍大師常常勸誡僧信眾，指示只要依《金剛經》所講的去修行，自然就能夠見到自己清淨的本性，當下就能了悟成佛。

### 賞析與點評

從初祖達摩（一作「達磨」）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以《楞伽經》為禪宗印心的依據；四祖道信以《文殊般若經》為印心的依據；五祖弘忍（519—597）以《金剛經》為印心之經典，創東山法門，普勸僧俗讀誦此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惠能在賣柴時偶然聽到人讀誦《金剛經》，心有所悟，成就他求道的因緣，暗示了南宗禪法與般若系《金剛經》的淵源。